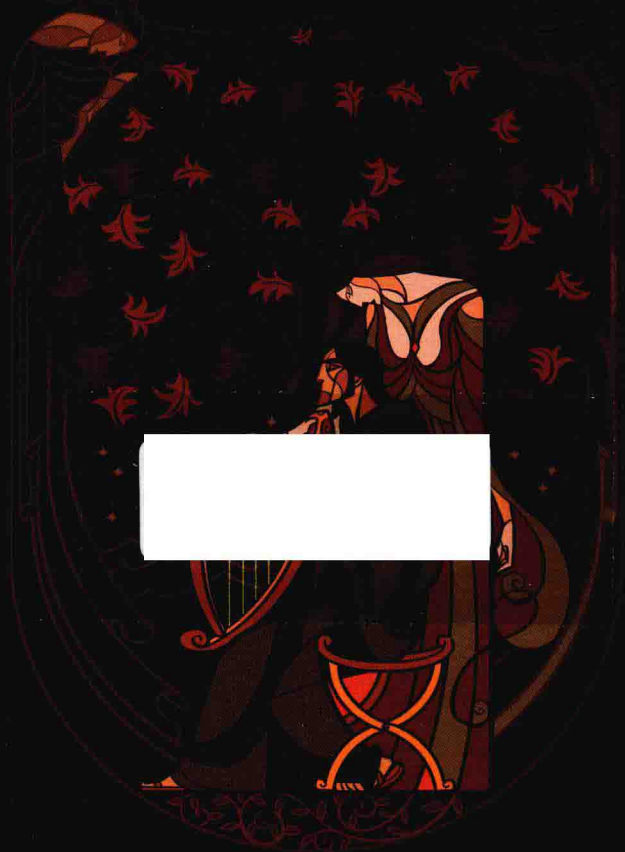


THE MISTS OF AVAALON:
THE PRISONER IN THE OAK

阿瓦隆迷雾 ④

橡树之囚

[美国]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著 李淑珺 译



阿瓦隆迷雾 ④

橡树之囚

[美国]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著
李淑珺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瓦隆迷雾.4, 橡树之囚 / (美) 布拉德利 (Bradley, M. Z.) 著; 李淑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译林幻系列)
书名原文: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Prisoner in the Oak
ISBN 978-7-5447-6179-6

I. ①阿…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5617号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Prisoner in the Oak by Marion Zimmer Bradley
Copyright © 1983 by Marion Zimmer Bradl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04号

本简体字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缪思出版授权

书 名	阿瓦隆迷雾4: 橡树之囚
作 者	[美国] 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译 者	李淑珺
责任编辑	杨雅婷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198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17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179-6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PRISONER IN THE OAK

“……摩根勒菲并未成婚，但在修道院受教，
而在该处成为伟大的魔法女王。”

——马洛礼，《亚瑟王之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5
第五章	57
第六章	80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02
第九章	143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6
第十二章	201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35
第十五章	254
第十六章	270
第十七章	279
终章	291
致谢	303

第一章

遥远的北威尔士山岭里，雨日复一日地下，尤里安国王的城堡仿佛在雾海和湿气里漂浮。路上泥泞深可及膝，滚滚河水自山间冲下，浅滩为之泛滥，湿冷的寒气笼罩整片土地。摩根裹着斗篷和厚重的披肩，拿着梭子在织布机上穿梭的手指愈来愈僵硬、缓慢。她突然一惊，挺起身子，梭子从她冰冷的手手中掉下。

“怎么了，母亲？”马琳妮被安静的大厅里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眨了眨眼问。

“路上有位骑手往这儿来了，”摩根说，“我们得准备待客。”然后她看到儿媳困惑的表情，不禁埋怨自己又陷入了恍惚。这些妇人的工作如今总是让她恍神。她早就不纺纱了，但她还满喜欢织布，之前她只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屈服于令人昏沉的单调动作的催眠，似乎就还安全。

马琳妮看着她的眼神半是警觉，半是恼怒。摩根出乎意料的预见总是激起她这种反应。马琳妮倒不相信这是什么邪恶或神奇的事——婆婆不过是行为怪异。但她会向神父提起，神父就会来拐弯抹角地问摩根

来者何时会到，摩根就得摆出一副温顺女人的面孔，假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总有一天她会太过厌倦或没有防备，一不留神向神父和盘托出，到时候他就真的有话可说了……

算了，话出如风，现在也无法挽回。她跟尤安神父处得还算好。他曾是伊万的老师，以神父而言，算是相当有学识的人。“告诉神父，他的弟子会在晚餐时到家。”摩根说完，随即意识到她又说漏嘴了。她知道马琳妮正想着要告诉神父，所以响应了马琳妮的思绪，而不是回应她说出的话。摩根走出房间，留下瞪着眼的少妇。

整个冬天多雨多雪，风暴不断来袭，没有任何旅人到访。她不敢纺纱，纺纱太容易打开神思恍惚的大门，但现在织布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她勤奋地缝制全家老小的衣服，从尤里安的到马琳妮刚出生的宝宝的，但细致的针线活对她的眼睛而言太吃力，冬天她又无从取得新鲜的植物和药草来熬煮膏药或药汁。没人跟她做伴——她的侍女都是尤里安部属的妻子，比马琳妮还要无趣，甚至无法清楚地从《圣经》中引述半句话；她们对摩根能读书写字，还懂些拉丁文跟希腊文，感到震惊不已。她也不能老坐在竖琴旁，所以她整个冬天只能处于无聊和不耐烦之中，快要发狂了……

……她想，更糟的是，总是有股诱惑让她想坐着纺纱、让心思飘到远处，追踪在卡米洛的亚瑟，或正在实施计划的阿克隆——她想到三年前，应该让阿克隆在宫廷里待久一点，这样他就能取得亚瑟的了解与信任。阿克隆手上有阿瓦隆的蛇形刺青，或许这会成为他与亚瑟之间无可取代的联系。她对阿克隆的思念如同连绵不绝的疼痛。在他面前，她永远都是他眼中的样子——对自己、对目标都充满信心的最高女祭司。但那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在这漫长孤独的季节里，摩根经常陷入不断来袭的怀疑和恐惧当中：她会不会就像尤里安所想的那样，只是个日渐年老的孤

单王后，身体、心智和灵魂都逐渐枯萎凋零？

但她仍旧坚定地掌控着这个家，掌控着乡间百姓和城堡居民，让他们都惯于征询她的意见与智慧。周围各地的人都说：王后很睿智，连国王也事事都问她。她知道，部落的人和古老民族都近乎敬拜她，即使她不敢经常出现在古老的祭典中。

此刻她在厨房里准备晚宴——但在漫长冬季将尽、道路冰封之时，恐怕很难摆出什么盛宴。摩根从上锁的食物柜里拿出一些她储存的葡萄干和干果，还拿了一些香料来烹煮最后一点培根。马琳妮会告诉尤安神父，伊万将出席晚宴。她则会亲自告诉尤里安这个消息。

她上楼来到他的寝室。他正懒懒地在里面与一名侍卫玩骰子。房间里空气不流通，感觉很闷，散发着污浊陈旧的味道。他今年冬天患了肺炎，卧病许久，至少意味着我不必与他同床。摩根冷冷地想，或许阿克隆这个冬天一直待在卡米洛、待在亚瑟身边也挺好，否则我们可能会冒太大的风险而被发现。

尤里安放下骰子，抬头看她。他跟病痛搏斗了这么长的时间，明显瘦了些。有好几次摩根以为他活不下去了，但她用尽全力挽救他的性命，一部分是因为尽管她心里有诸多不满，她还是很喜欢他这个人，不希望他过世，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一死，阿瓦洛齐就会继承他的王位。

“摩根，我一整天都没看到你。我一个人好孤单，”尤里安责备道，语气里有一丝烦躁，“哼，你这家伙没有你一半好看。”

“是吗？”摩根用尤里安喜欢的开玩笑的口气说，“我故意留下你一个人，是以为你到这把年纪会变得喜欢年轻男人……夫君，如果你不喜欢他，那可以把他让给我吗？”

尤里安咯咯笑起来。“你让这可怜的家伙脸红了，”他开朗地笑着说，“但是你一整天都不理我，我除了在这里发呆，对着他或狗抛媚眼，还能

干什么？”

“好了，我就是带好消息来给你的。今晚他们会扶你下楼，去大厅参加晚宴——伊万正往这里来，晚餐前就会到了。”

“感谢上帝，”尤里安说，“我以为我今年冬天就会死，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

“我想阿克隆也会回来参加仲夏节庆典。”摩根一想到离五朔节火祭只剩两个月，就觉得身体饥渴得发疼。

“尤安神父又来烦我，要我禁止这些祭典，”尤里安烦躁地说，“我实在受够了他的抱怨。他老是认为，如果我们砍掉圣树林，百姓就会甘于只由他来给田地赐福，而不会再举行五朔节火祭。每年参与火祭的人确实愈来愈多——我本来以为随着老一辈过世，这仪式就会逐渐没落了。我很乐意让这些仪式随着无法适应新生活方式的古老民族消失，但是如果现在连年轻人都转向这些异教仪式，我们就得采取一些行动——甚至应该砍掉树林。”

如果你敢这样做，我会杀人，摩根想，但她强迫自己的口气温柔而理智。“你不该这么做。橡实是喂猪的食物，也是乡下人的食物——连我们都会歉收时将橡实粉当面粉用。而且这些橡树已经长在那里几百年了——这些树是神圣的……”

“摩根，你的话听起来就像异教徒。”

“你能说橡树不是上帝的造物吗？”她反驳道，“为什么要因为愚蠢的百姓用尤安神父不喜欢的方式利用橡树，就惩罚这些无害的大树？我以为你爱你的土地。”

“我是爱啊，”尤里安烦躁地说，“但阿瓦洛齐也说该砍树，这样异教徒就无处可去了。我们可以在原地建一座教堂或礼拜堂。”

“但是古老民族也是你的子民啊，”摩根说，“你年轻时与这片土地

举行过圣婚。难道你要让古老民族失去同时是他们食物来源和庇护所的橡树林，剥夺他们由神所造，而非凡人建的教堂？到时候你就任由他们死去，像在某些已经被清理过的土地上一样挨饿？”

尤里安低头看着自己关节突起的苍老手腕，上头的蓝色刺青已褪色，只剩一点痕迹。“别人叫你精灵族的摩根真是叫对了——你真是会为古老民族说话。我的夫人，既然你为他们的庇护所请命，那么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有人去动橡树林，但是在我之后，阿瓦洛齐一定会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帮我拿鞋子和长袍来好吗？这样我在大厅里出席晚宴时才能像个国王，而不是穿着拖鞋和睡衣的老头。”

“当然，”摩根说，“不过我现在没办法扶你起来，得让休帮你更衣。”

等这男人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摩根便帮尤里安梳头，并叫来另一名随时听国王吩咐的侍卫。这两个男人抬起他，用手臂搭成椅子，扛着他走到大厅。摩根在王座上放好靠垫，看着这虚弱老迈的躯体被安放在上面。

此时她听到仆人忙乱地来来去去，庭院里响起马蹄声……伊万，她还没抬起眼睛看那个被迎进大厅的年轻人，就知道是他。

眼前这个高大年轻、肩膀宽阔、一侧脸颊带着战斗伤痕的骑士，实在很难让人想起他就是当年那个纤瘦的小男孩，在她到尤里安宫廷那孤单绝望的头一年，像只驯服的野生小动物般地来到她身边。伊万亲吻了父亲的手，然后在摩根面前弯下腰。

“父亲。亲爱的母亲……”

“孩子，真高兴你回来了。”尤里安说，但是摩根的目光落在跟着他走进大厅的另一个男人身上。一瞬间，她无法相信这一幕，感觉像是看到了一个鬼魂——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我应该会在预见中看到……然后她明白了。我一直努力不去想到他，怕自己会想他想到发狂……

阿克隆比他弟弟瘦，也没有弟弟高。他的目光投向摩根，但只是他向父亲下跪前秘密的一瞥。然后他转向摩根，一板一眼地说：“夫人，很高兴我们回家了……”

“真高兴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她镇定地说，“伊万，告诉我们，你脸上那道可怕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我以为卢修斯皇帝战败后，所有人都已经宣誓效忠于亚瑟，不再惹是生非了！”

“又是同样的事，”伊万轻松地说，“某个无赖搬进废弃的碉堡里，然后就在邻近的乡村自立为王、为非作歹。洛特的儿子高文跟我一起过去，很快就解决了他，高文还因此娶到老婆——他夫人可是坐拥丰厚土地的寡妇。至于这伤……”他轻轻碰了一下伤疤。“高文跟那家伙打斗时，我跟他的手下单挑——一个用左手持剑、长得丑陋又笨得要命的浑蛋，一时攻破我的防卫。我不管什么时候都宁可跟一个会用剑的人打！母亲，如果您在那里，我就不会留下这么大一道疤了——帮我缝伤口的军医手笨得跟包心菜一样！我的脸变得很丑吗？”

摩根伸出手轻柔地抚摸她继子带疤的脸颊。“儿子，在我眼里你永远很俊美。不过我还是能做一点补救——这里有点化脓肿胀，我睡前帮你敷一帖药膏，应该就会复原得更好。你一定很痛。”

“确实很痛，”伊万承认，“但是我只庆幸自己没有因此得破伤风，我的一个手下就得了破伤风，死得真凄惨！”他打了个寒战。“母亲，我的伤口肿起来时，我也以为自己得了破伤风，但我的好友高文说，只要我还能喝酒，就不会有危险——他也一直确保我有酒喝。我大概整整醉了两星期！”他傻笑着。“我那时真的宁可用从那个无赖的城堡中得到的所有战利品，换一碗您煮的汤——我没办法嚼面包或肉干，差点饿死。我还掉了三颗牙……”

她起身仔细看他的伤口。“张开嘴，没错。”她说，然后招来一名仆人。

“帮伊万殿下拿一些炖肉，还有一些炖煮的水果，”她吩咐道，“你暂时别想咬硬的食物。晚餐后我再帮你看看。”

“母亲，我会听您的吩咐。那伤口到现在还痛得要命，而且亚瑟宫里有女孩——我不想丑陋不堪，吓到她。”他咯咯笑着。但是尽管伤口疼痛，他还是吃了很多，一直讲着宫里的故事，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摩根不敢把视线从这个继子身上移开，但是整顿饭当中，她都感觉到阿克隆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过后站在温暖的阳光下，全身都热起来。

这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但尤里安最后终于露出疲态，于是摩根叫来他的贴身仆人。“夫君，这是你生病以来第一次下床，别累坏了。”

伊万起身说：“父亲，我抱你吧。”他弯下腰，像抱孩子一样轻松地抱起这生病的老人。摩根跟在后面，但在离开大厅前回头说：“马琳妮，这边交给你了——我先帮伊万包扎好脸颊再去休息。”

尤里安很快就在寝室的床上安顿好，伊万站在他身边，摩根则到厨房去为伊万脸颊上的伤熬药。她不得不叫厨师起来，让他再在厨房火炉上烧一些水……如果她得做这些事，就应该在她自己房间里摆上火盆和锅子，为什么她以前都不曾想到？她上楼让伊万躺下，把浸了热腾腾的药膏的湿布敷在他脸颊上。药膏慢慢让化脓的伤口不再那么痛，年轻人终于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啊，真是舒服，母亲——亚瑟宫里那个女孩就不懂这些了。母亲，等我娶了她，您可以教她一些您的技艺吗？她叫莎娜，来自康沃尔。她是伊索塔王后的一位侍女——母亲，为什么马库斯在康沃尔自立为王？我以为廷塔杰尔是属于您的。”

“确实是，儿子，我从伊格赖恩和高洛因公爵手中继承了廷塔杰尔。我不知道马库斯企图统治那里，”摩根说，“马库斯居然敢宣称他拥有廷

塔杰尔？”

“没有，据我所知那里没有人拥护他，”伊万说，“特里斯坦流亡到布列塔尼去了……”

“为什么？他是卢修斯皇帝的人吗？”摩根问。宫廷的传言能为这偏远闭塞的地方带来一丝生气。

伊万摇摇头。“不是……有传言说他跟伊索塔王后走得太近了，”他说，“但实在不能怪可怜的伊索塔夫人……康沃尔就像在世界尽头，而且马库斯公爵年纪大了，脾气又暴躁，他的总管们还说不举——那可怜的夫人一定过得很痛苦。而特里斯坦年轻俊美，会弹竖琴，夫人又喜欢音乐。”

“你除了有关别人太太的这些丑事之外，就没有宫廷的其他闲话可说了吗？”尤里安皱眉质问，伊万笑了。“嗯，我告诉莎娜小姐，请她父亲派个信差过来，亲爱的父亲，希望到时候您不会拒绝这桩婚事。莎娜不富有，但是我也不需要她的嫁妆，我在布列塔尼赢得了足够的金银财宝——我会拿战利品给您看。我还帮母亲带了礼物。”摩根弯腰帮他换新的湿布时，他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脸颊。“我知道您不像伊索塔夫人那样，会背叛我这个老父亲，做出奸淫之事。”

她的脸颊刺痛起来。她俯身查看装着药草的壶，对着难闻的气味皱起鼻子。伊万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他的信任让她觉得温暖，但知道自己不值得他信任又让她痛苦。

至少我从不曾让尤里安显得像个傻瓜，也不曾在他面前炫耀任何爱人……

“但是等我父亲康复，可以旅行时，您应该去康沃尔一趟。”伊万严肃地说。热腾腾的药膏碰到他化脓的另一处伤口，让他缩了一下。“母亲，您应该让所有人清楚地知道，马库斯不能对属于您的东西主张任何

权利。您已经太久没有在廷塔杰尔露脸，百姓可能都忘记他们有个女王了。”

“我相信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尤里安说，“但要是今年夏天前我可以康复，我会在圣灵降临节到亚瑟宫里，问他摩根的土地怎么处理。”

“如果伊万娶了康沃尔的女孩，”摩根说，“他就可以帮我守护廷塔杰尔了——你愿意当我的城主吗，伊万？”

“乐意之至，”伊万说，“不过我更希望今晚睡觉时不会觉得有四十颗牙齿在疼。”

“喝下这个，”摩根说着，把一只小罐子里的药倒进他的酒里，“我就能保证你入睡。”

“夫人，我想就算不喝我也睡得着，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床上，把自己交给母亲照顾。”伊万弯下腰拥抱他父亲，然后亲吻摩根的手。“但是我很乐意喝下您给的药。”他吞下掺了药的酒，然后示意尤里安的一个贴身侍卫扶他回自己的房间。阿克隆上前来拥抱他父亲，然后说：“我也要上床休息了……夫人，房间里有枕头，还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太久没回家，恐怕我以前睡觉的房间都有鸽子筑巢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尤安神父就经常在那里揍我屁股，想把拉丁文打进我脑袋里。”

“我吩咐过马琳妮准备你需要的东西了，”摩根说，“不过我会亲自过去看看。夫君，你今晚还需要我在这里吗？”她转向尤里安说，“还是说我也可以去休息了？”

回答她的只有一阵轻轻的鼾声。他的仆人们把老人安顿在枕头上，回答：“请去休息吧，摩根夫人。如果他半夜醒来，我会照顾他。”

他们都走出房门，阿克隆问：“我父亲得了什么病？”

“他今年冬天得了肺炎，”摩根说，“而且他年纪不轻了。”

“照顾他的责任都落在你肩上了，”阿克隆说，“可怜的摩根……”他摸了摸她的手。她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咬紧了嘴唇。她心底某种又冷又硬、入冬以来就一直冰封的东西正在融化，她觉得她恐怕就要化成一摊泪水。她低下头不看她。

“摩根，你……没有一句话要对我说，不看我一眼吗？”他伸出手触碰她，她则咬着牙说：“等等。”

她叫仆人从储藏室拿来干净的枕头和一两条毛毯。“早知道你要回来，我就会叫人准备好最好的床单和毯子，还有铺床用的新鲜稻草。”

他低声说：“我床上要的不是新鲜稻草。”但是她不愿转过脸面对他，因为女仆们还在铺床，端来热水和灯火，挂起他的盔甲和外衣。

她们暂时离开时，他低语：“摩根，等一会儿，我可以去你房间吗？”

她摇摇头，低声回应：“我会来找你——我有借口可以半夜不在房间，但是因为你父亲一直在生病，他们晚上经常会来找我——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在我房间里……”她用手指轻柔而沉默地按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摸起来滚烫。然后她和总管最后一次巡视整座城堡，确定所有门窗都关好、门好。

“夫人，上帝保佑您睡个好觉。”他鞠躬说，便走开了。她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穿过武装侍卫睡觉的大堂，经过阿瓦洛齐和马琳妮及孩子们睡在一起的房间，也经过康恩这孩子死于肺炎之前，与家庭教师和养兄弟一起睡的房间。另一头厢房包括尤里安的寝室、现在她自己睡的房间，还有一间通常留给重要宾客的客房。而在最远端，则是她安排给阿克隆的房间。她悄悄走向他的房间，口干舌燥，暗自希望他知道要将门留一道缝……这里的墙壁古老厚实，他绝不可能听到她在门口发出的呼唤。

她看了看自己的房间，迅速走进去，弄乱床单。她的贴身女仆露亚